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八

建昌府同知内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非校正

序

送吳克温序

吾友吳克温今内相少師公之甥也少嘗依公學及為翰林庶吉士公大學士也又以其官學如初為編脩預史事侍講帷入校東宮又以其職學焉是其於親則舅與甥也於道則師與弟子也於分則長與屬吏也夫天下之為甥舅多

矣而未必為師與弟子也為長與屬吏也為師弟子亦多矣而未必爲甥與舅也爲長與屬吏也為長與屬吏也亦然然則克温於公宜何如哉然克温負其奇氣吾嘗陰竊評其為人少同而多異屹乎萬物之表無可得而奪也即有不可雖其封君味菜先生而不免於幾微之譁而況於其舅乎即其志之邁往雖堯舜之君遇有闕遺而不免於漆器之諫而況於其官之長乎況於其師乎吾恒自負以是為權衡之的無爽錙銖而亦不敢公然道之及是公之去人皆曰克温為之故此其決也吾亦從而尤之曰胡為乎然哉是知爲公謀而不知爲天下謀也賢者固如是乎然而覺焉道固當如是也而亦惟其氣之充志之果者能之而顧可謂非賢乎或公之賢克温不止如吾而已敢私以為公貿而又將觀克温從公之歸也惟天子之念公知其懿親也果遣以行是其在公家也以屬吏侍其長也其在吾道也以弟子侍其師也其在身也以甥侍其舅也其在心也期以全

君臣之義也而其至家也又得以子拜其父也茲行也其於世道豈曰小補之哉故吾朋友之義喜不自禁也咸推予以言其別

賀監察御史胡君考最序

御史之官其品正七其在侍從之列孰同乎編修也都給事中也其在部寺之屬孰同乎大理評事也太常博士也其在外之庶官孰同乎推官也知縣也是皆由進士起焉者也他不與焉然推官知縣品則同矣而其陟固御史之陟之也其黜固御史之黜之也其在外勢然也若夫在廷則比肩矣然評事局於獄博士拘於祠非通與於天下之事者也編修得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言天下之事都給事中得言天下之事矣而不得行天下之事得言之而又得行之御史而已嗚呼御史可以品論其官也乎不可以品論則不宜以資拘不宜以資拘又奚以考績為哉雖然黜陟者天子之權也而御史得行於外而在廷之臣善者又得言之

天子陟之是亦御史陟之也惡者又得言之天子黜之是亦御史黜之也而顧於其身獨無所與焉其亦何以責於人哉其勢必歸之與於庶官之考績有殿最焉亦有黜陟焉而後外之黜邪陟邪不敢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在廷之黜邪陟邪不得參以私焉必公也人亦曰公也而天下治之端實自是始焉則御史考績其豈庶官之考績乎天下之政有大於此者乎嗚呼

今天下固日由之而不知也雖御史者亦汩沒於其中而不自知也而御史考績者之見於文字亦多矣亦無爲之言也予也闇亦奚敢昌言哉胡君惟峻同年友也一嘗私發焉君曰然及君以御史滿三載臺中之僚必欲予言其最君最在考功也人皆可得而知也然使人知御史考績繫於天下忽於君之考績始白焉此予之厚君也亦予紀天下之事其職也

送通判孫君致仕榮歸序

建昌府通判孫君徽之婺人也弘治庚申五月白于涖事者引年致政去歸其鄉于居山始不知之也南城縣大夫鄭君使以告予予躍然高君之獨出于人今制給事中諫官也其秩中士也與天子宰執分天下之責秩卑而責重故常拔甲科之英于百二以充必出

特降而非序銓署列于

掖門之左右無所於屬亦無所屬使若天子之親吏然示優異也又懼其內顧而撓也內庶府之佐外藩司之佐或虛焉間於是甄其年勞而登其良九受節度之司雖尊秩不屑以授而其聲稱行實之乎及再遷也又追叙其初官而不牽于其曹蓋寄天下之公於平日而天下之敵有不勝其陰伺而非它官凡者所以護往勸來亦不得不如是其至噫是

列聖所以慮天下也非私是官也然則居是官者雖遷而
去也固是官也又可始終自取異乎哉今閩藩右參
議王君實兵科給事中以
簡命往君嘉善人嘉善於浙為屬邑浙於閩為比藩並南
服也以比藩之人而參議比藩之政於其民蓋情與
習適事與俗宜非若秦越之懸隔然雖不入其境而
已若入其境入其境雖不下堂陛而已得其半吾見
政之無難成也閩之郡八其賦之大約僅當君鄉郡
之一耳而又留輸折實之難易相懸君之先世世總
其鄉以轉輸于司農鮮有敗事迄茲號為良氓君學
於家以其精微蘊與之餘舉于鄉以高第給事
今制給事中諫官也其秩中士也與
天子宰執分天下之責秩卑而責重故常拔甲科之英于
百二以充必出
特降而非序銓署列于
掖門之左右無所於屬亦無所屬使若
天子之親吏然示優異也又懼其內顧而撓也內庶府之
佐外藩司之佐或虛焉間於是甄其年勞而登其良
凡受節度之司雖尊秩不屑以授而其聲稱行實之
乎及再遷也又追叙其初官而不牽于其曹蓋寄天
下之公於平日而天下之敵有不勝其陰伺而非它
官比者所以護往勸來亦不得不如是其至噫是

列聖所以慮天下也非私是官也然則居是官者雖遷而
去也固是官也又可始終自取異乎哉今閩藩右參
議王君實兵科給事中以
簡命往君嘉善人嘉善於浙為屬邑浙於閩為比藩並南
服也以比藩之人而參議比藩之政於其民蓋情與
習適事與俗宜非若秦越之懸隔然雖不入其境而
已若入其境入其境雖不下堂陛而已得其半吾見
政之無難成也閩之郡八其賦之太約僅當君鄉郡
之一耳而又留輸折實之難易相懸君之先世世總
其鄉以轉輸于司農鮮有敗事迄茲號為良氓君學
於家以其精微蘊與之餘舉于鄉及高第給事
禁中成補拾之功至為
明天子赫其有擢有事于茲雖邦計之大抑用其麗者足
矣而況君世處其難而今自處其易乎推是以往雖
極君今日之職不足以盡君也惟其周流八郡海山
萬里天晶日明登高望遠島嶼諸東隱隱于目睫之
表而貢舶降旛可數可見披
禁中輿地圖似不似又君思
禁中時也思
君矣又安知
乙夜之覽有及前之疏牘而心賞之賞其言而閱其名

閱其名有不思其人乎噫君今可以登重矣

送王生侍親之晉序

虹邑王生侍其父戶部君往叅晉藩之政金臺王生其友也欲予序其別予邑子童孜師之因以請之予固未嘗知生也知戶部君耳虹邑百餘年來登甲第者君之前陳司徒也司徒之前誰乎君今為戶部分曹序進與司徒同司徒為方伯君今為叅政又同晉地也司徒之後復為司徒者誰乎君之性行孔良為戶部十五年邦計考為比曹最用能有今擢其進未可量也夫人有所得未有不遺其子孫者則其式穀之似有在矣而況氣類之似有不期然而然者乎然則由今而後虹有登甲科必生也生其勉乎哉噫居今之世其不以甲科而致通顯者亦難矣生其勉乎哉予察於是固未有遊晉日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雖其當時之盛有不可考而山河之固自若也昔人亦有誇之者歸而見語亦探禹穴之遺意予當為生快之

郡閣承顏詩冊序

郡閣承顏詩一冊東光教諭劉君為河間守謝侯作也侯守河間六年家在金金隸陝於北土最為隔越守之有事惟入

覲考最得以出郡取便道以便其私法亦無曰當然迂

道有譏有譴而河間又密邇
輦轂當有事三日騎達有餘力無緣至金亦六年矣母
太夫人居金然則六年不見也夫爲人子未有頃刻
不念其親不必六年也況侯蚤擢高科官秘閣爲御
史宦聲卓然負出人表拘於宦轍有六年不見之母
安乎就如隔絶異域舟車不至人力不通猶思以計
致之況金雖遠水道漢川陸出襄鄧太夫人所以至
郡郎中人可以指日不必侯即卑官可以易爲不必
太守也至之日維春之仲侯時亦
覲還飾邸埽閤委政其僚前婦後孫自旦及莫既不可
以嚴君又不可以大賓倬故以悲對時以嬉瀛水陸
會也珍味以邊口纖縞以便體盡太守之力要無不
致者矣況六年孝思之渴如侯者寧無過用其情乎
夫過不過未論也侯於十八州縣之民父母也十八
州縣之民侯子也太夫人十八州縣之大父母也十
八州縣之民太夫人之孫也父迎其大父母而養之
爲之孫者有不說乎士以郊迎女以戶窺老以少扶
幼以壯携咸曰吾大父母至矣然亦非侯所得而強
也無乃侯凡所施皆過用其厚而不獨其親也於此
亦可以觀政矣東光教諭劉君教東光在理下以侯
之位君子也語曰君子之德風侯之德孝德也經曰
孝以治天下用侯之位達侯之德東光之教乎河間

足教乎於是為詩一章為倡和者九　章冊成因
進士王世顯來問名予名之曰郡閣承顏而又為之
序名以頌侯郡人之教固於是乎在

陶峯主人輓冊序

陶峯主人江君為南部營繕郎中年六十一歿於官
營繕於部為劇曹君發其姦弊號為節目吏不得逞
皆不悅君者而僚之或忌或怠乘之故自大司空而
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是歿皆來會哭哭以詩者其
未為郎中也守信陽州州舊為縣捉於兵衛新為州
庶事草草而兵之噬民尚酣縣之杭州仍舊也君至
一董正之皆不悅君者而臨涖者之來又無所收為
故自其公且怒而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聞君歿莫
不駭然興歎或歎以詩者其末為州也為進士乙未
進士三百人其矯為乱龍降為淵泉噓為飄風君皆
欲麗澤焉皆不悅君者而況君臞儒楚語取譏鈞笑
時亦有之故自其乎先之外有悅有不悅者焉及聞
君歿近以車來遠以賻至皆哭哭必以詩者其末為
進士也為江西鄉進士凡九十五人是為同舉未為
鄉進士也為金谿縣學生凡學於學者是為同學同
舉也同學也悅不悅不足言而詩之有無又繫於時
之死生位之升沉人之能不能也然而亦已多矣其
子縣學生珏懼其汗漫而不能聚也於是收於其鄉

既免喪徧走四方而得之至京師而始備而其勞矻
矻又可言乎於虖若君者可謂骫骳不苟合者矣不
然始於人也未必不合合於其始未必不棄於其終
又焉求其死而哭哭而詩詩而若是之多也邪詩必
有序珏以屬予予合吳司諫之狀徐宗伯之銘傅宗
伯之表董奉常劉宮諭之誄總為一卷而序之且謂
珏曰百世之下當有知子之先君者

送王必懋知宜都序

成化壬辰予同內弟王廷光學於撫次其學舍其旁
舍則王君必懋與其弟必充肄其中知海州君必融
其兄也時方家居誦其先侍御君之遺訓約二弟非
歲時伏臘不得輒休沐濬歸蒸餳若薤蔬菹脯醢僕
送至焉亦飽及予二人予益喜其久相磨礪不厭也
再明年甲午廷光必懋必充皆獲薦北上獨遺予予
固喜三君之逸舉也乙未廷光登進士出宰虹入為
南臺郎丙午予始至京得舉順天丁未亦忝進士入
翰林為庶吉士必懋必充方俟選天曹天曹授必懋
知梧之興業必充判滇之廣南廷光亦免喪適至適
十數年而一旦四人者天涯相會合懽然如初人事
之適然不至若是也予與廷光各為詩一章道其行
壬子冬予釋先君之喪還翰林明年夏必懋必充亦
免太夫人之喪來謁選三人者別而復合又七年獨

廷光僉事浙江計未可驟至耳既而必懋改知宜都必克改判盜波曾無幾何又為別端噫予四人者其生也相距百有餘里初無形神影響之接戚屬延施之階而盍簪於邂逅之間兄弟師友合異為同計其當時所造予之臧裂瞠乎三君之後而三君者亦蚤揚鑣上道翛然羽儀于彼雲外予退然分甘陸沉而已而二十年來廷光僅佐外臺三君尚淹州縣之職造物者之無常人事之若沉若浮殆未可預期也如此然二君始任皆窮裔人為之顰顧不平而二君欲速化其冠服為毋心悅故有不暇擇而今茲宜都楚之劇縣寧波浙之大郡也昔處其窮今處其通昔當其隘今當其大究其才而為之必聞必躋豈真終沉者耶必懋既行予與司課吳君懋徵追而送之酒壺既傾因與之話舊

送余克審之新昌驛序

吾邑四出皆山也山之盡為平疇疇之最中且隆為郡城邑附以治故鬻薪煑竹山氓可以不饑而田漁之利在平疇商賈之積在城邑人恥它藝能以走四方而士之養高深藏者又不市故登仕之版視友邦差稀然名宦間出其聲獨彰天下皆知有南城也友邦或後焉豈惟顯曹為簿尉為館傳為關徼為委乘皆能因職就事以效一官奮曰吾南城人也曰吾為

其公某卿之隣且戚也故仕者不必多亦能為地增重以予之所見則然耳不知前此何如也今年春余克審以藩之從事上銓司夏六月得丞廣之新昌驛其隸於縣則新興郡則肇慶也新興陳公嘗守吾郡有遺愛而肇慶又吾族在焉吾於陳公欲因以吊其墓而於吾族欲因以通其問也吾於克審能無情乎況四年春克審奉邦伯之命來祭先君之墓聞其畫之所經無呵鄙徒葺之所次不黔窟突而又豆登俎徹有嚴有序吾固以賞之謂其為使可不辱其主者也五年秋予免喪若還藩欣然來會聞侍其長之宴予也曾無幾微祈哀之意見於言面予又益賞之謂其為從事可不辱其身者也夫仰事於崇高志少奪易至於辱身而嘶今於道途氣少縱易至於辱主雖從事者累百於前亦詭曰無是紿我也而予於克審迄下見其有是而寧稱疑焉豈克審之先大叔父貳憲公之訓言在耳恐辱其先故不敢辱其身遂至於不辱其主歟將南城之風與友邦特異皆不樂仕進偶一為之者又顧籍愛護而必為地增重也夫人苟有增重之心必求人所難能者為之弔舊恩之墓過里人之廬又丞之職無有掣肘而不可為者或以為人皆能為不足為異而故不為也冬官李先生同予餞其行也因與之言

送黃訓術歸新城序

有縣於閩關之北曰新城水北東流入彭蠡之湖山皆北面勢垂欲趨於湖者而縣之吏若民亦附於盱之郡以屬于省合諸縣圜界於職方之圖亦順其水與山之勢然若於閩無與者然民日食茶笋醢鹽身被絺紵伐木為薪斧材為宮取礪取鍛皆閩之產而疾癘禱鬼神旱澇禁雲磔魃因龍又皆閩之巫也閩之地無曠野皆嶮巖崖壁上出雲氣而下湫潭昧昧中多蛟螭龍蛇之窟故魍魎魑魅倚依為怪毒其居民號為鬼區民亦不能不習為攘磔厭勝之術以與之抗久而人自為魔為蠱為厭鬼人盡巫也柰之何哉新城與為接壤日用大半資焉其不漸為鬼區也亦幸矣況疾癘旱澇懸於冥冥出於倉卒不虞之頃而或牽於嘐嘐之衆論洶洶之群疑雖智者不免於召其巫蓋有不得已也夫不得已而召之事定而遣之猶之可也若召而來而又屢召而屢來遣之而不以其道而至於忘所遣則呻吟尚以為儒而況不經妖誕之說將不淪胥於民吾不信也昔人過伊川見被髮野祭者而有將為戎之憂於乎吾亦為新城懼矣然則宜何如曰在為縣者為縣者宜何如曰在所司司之者陰陽訓術也黃子暘以宦家子來京師一舉而中臺司之考獲是職而歸也予故以是告之

甘棠聽政圖詩序

淮安郡守徐侯在郡六年視淮民如子民亦戴侯如親父母聲聞四馳薦剡日至于
朝民聞相驚流傳一辭曰侯去侯去君子曰侯奚得爾衆心如是古惟名伯民又愚不達亦冒傳曰去去召伯云郡村陳操謂其衆言召伯聽政甘棠去而人思伯移愛甘棠茲爾衆不達冒侯為伯脫侯去無緣生思恐久泯泯雖伯亦將不知盍圖諸亦名曰甘棠聽政竊比於周人庶幾忠有所寄思有所生也皆曰諾圖成當時名人皆詩歌之籍籍乎甘棠之詠憲劉韋公淮人也與予議其事予曰曰辟國百里詩所以美名伯也辟之云者開而廓之謂也一日紀其迷百里紀其廣也開而廓之速而然廣當商李駟馬描舜之餘而欲安坐而制之得乎必其有翁有張有鬼有神簡五辭于兩造正五刑于五辭將日紛然於甘棠之下而其鼠雀之徒號呼痛苦之情曾不思拔其樹哉其人空其地而後為快乎庸詎止於翦伐敗拜而已哉既而漸漸然洗其舊汚薰為大和是之謂辟民見其樹雖不欲存亦不欲拔聽外之一物而已及伯去為司空為太保而代之者未必伯也而後思伯之不可得見伯之所舍如見伯焉故昔欲拔而今不忍傷又歌詠之而其悔亦晚矣今侯亦有伯之心哉不然

前日聞侯之去其不擠排之如欲拔去者幾希而況相驚相傳乎操雖賢何所利而圖之侯位亦未崇人亦何所阿附而詩歌之也往時侯為御史好直言今世無有以獘貢者安知其不有疏而淮堧瀕海之桑麻日益辟圖詩之作又其未去時去必為大官夾輔是期老而告歸載諸信史更千百年尚有談者如甘棠之詠不獨賴於是圖乃可貴也韋公曰然命操書以為序

靜菴沈先生榮壽詩序

監察御史慈谿沈君入院之數月能其官院之長譽之

朝庶寮譽之百司庶府百司庶府日有求識君者其欲相見君之尊府何如人其以何教乃爾而靜菴先生尊重人方養高味道慈湖之濱人或鄙之若罔聞知益以教來督君如它日君用是畏惕勇邁躍躍院且欲薦之會江西清戎行院告代乃以君請

上遂賜之璽書

陛辭就道道出淮徐濟江入勾吳抵於越越君之土也能無信宿之懷況先生生乙巳明年甲寅相直為七十省拜預慶因忠為孝此其時邪夫有以成之之謂教施諸用之謂能享其子貴之養之謂榮齒尊於人之謂壽數者常昔不相遭也而皆適其會之謂時先生

之教其教諸人乎抑家也則教之成邪君固其子也其弗成邪君亦其子也將若之何哉而遂必其為御史以能見譽於其寮與長而為

明天子所屬任而曰吾將享其榮可乎君為御史院列十有三道兵食塩鐵芻馬獄訟按糾之務紛如也更出而迭臨之而又省覲有定期地里有嫌避即先生雖百齡君有所便私不可也而況今敢必於隣藩之行而因以省慶乎故曰數者違其會之謂時也古有求簡而失如教何主而無慧如能何或能可用矣而未必榮或榮可養矣而未必待皆乖於時者之為也故古之聖賢亦不能強於其間而況氏父子之遭亦可謂盛矣予君之部人也當離觴之末而司諫周君合在坐皆賦榮壽詩授君歸為先生祝予又推教主能能生榮合壽而序之曰一時遭之盛也先生必咲曰然

送賈生歸山東序

壬子暮春中吉有偉一生欵門頑逞其藝其入空曩曩疾風掠耳驚電燿目兵貴銳先以稍隨以劍也其飛塵走石怒猊突地文虬過澗兵貴堅繼以刀夾盾也其輕車走坂鐵騎渡冰兵有鈍擊利奇以妥也已乃舞五兵戢氣挺身赤手渾脫游絲牽蜂飛礮下石顛倒辟易駛奔鳥萬蓋兵外之用也奇之奇也以徒搏

終焉畢則出整冠裳趨入長揖而告曰盈山東武定
賈氏子也世隸校扈蹕籍童習是藝壯遊吳楚諸
州遇敵角累百然皆逐北披靡雖然敢任匹夫之勇
之豪也日既壯退然羞前之為恐終泯泯墮于無聞
幸哀惻之賜硯池之餘滴則茲之覿寔沒齒之寵光
余既壯其藝又詹其辭因嘆世之食于武事者恬恬
嬉嬉美食安坐酣歌淫佚何所不至歲月藝場之試
殆兒戲耳一旦有警柳兆肘深遁迹無地亦賈生之
戮民也況生喜文辭自言為商文公諸孫所器出其
囊徐察院之文在焉與之言用旌其志

賀監察御史鄧君考績序

仁和鄧君良臣為御史既三年是弘治癸丑秋九月
也三年於
制為初考考必於其院院符吏部部考之亦
制也院考良臣稱部亦如之大約皆謂良臣以明敏之資
發優長之識稱所謂御史者雖然良臣獨稱為御史
哉隨所任之無不可也始予丙午冬見之崇文邸舍
中退而怛怳者累日歎曰吾安得如良臣乎明年同
丁未進士進士三百五十人見之若有不克見者焉
予喜自慰曰不獨予之不如也予竊祿翰林已酉良
臣亦選試于噫庚戌為其御史尋被完城之
命予且歸矣壬子冬予至京良臣已巡城西隅監

內帑赫然有能名於時又出稽邊儲于湖南諸溪境上
予入自崇文門出
正陽門外自德勝門出謁祀
諸陵訪周城有新堊而周隍有新流本其自於人曰良
臣前被
命督為之間遇院中人必曰良臣傑魁人也及茲自湖歸
朝不以家隨儌屋以居衆馬闇如也而出入休休然予
又喜自慰曰不獨進士不如也況於予乎已而上其
考考有令稱令稱稱御史耳其未為御史固進士也
必稱於進士然後為御史其未為進士固鄉進士也
必稱於鄉進士然後為進士前乎御史無乎不稱也
後乎御史將必有大於此者其有不稱乎予不信也
其同官劉君公奇聞予言與諸同官皆謂予知良臣
者來使為序況良臣方
命出按江西予私喜邦人將蒙其休澤也樂為道之以竢
壽王君六十序
弘治六年進士錄行諸進士之父兄名氏因得以傳
自京師徧于天下今南大理評事慈溪王君父隱君
名在錄中慈之仕于
朝者皆曰是吾邑之名能教子者也大理試儀曹其事
修其行潔慈之仕于
朝者又皆曰是隱君之教然也由是士大夫無不知大

理亦無不知隱君者大理方為進士時
制折遣進士之半歸不在遣者以得先效一官為榮而大
理獨若有不豫色然慈之仕于
朝者又皆曰隱君今年年六十是不得歸為壽然也由
是士大夫知大理者無不知隱君之年亦無不知大
理之急於其親也暨大理得南寺繕迀十日之程則
膝下失時雖差後不猶愈於不歸乎況其始來也一
布衣耳為人父於其子之歸自萬里而無有害安雖
布衣亦樂也而況與馬僕從充斥于庭自顛至踵冠
服鞶舄亦一愕然更革而拜于前其心何如邪夫人
目非狂惑喪心未有不欲其子之為士為大夫為卿

且公也何哉誠有所利之也子無以承其志雖曰侍
於其側蚤夜刲牲以為養搔其痛痒以時興居之父
其有不呻且歔甚至怒罵而捽去者亦忍而已矣要
非其情也況隱君躬為之不果而屬以為大理者哉
即大理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士而為大夫隱君時
則七十而為大夫父矣又曠十歲而不歸計當由大
夫而為卿隱君時則八十而為卿之父矣其心顧不
樂歟而一觴之拜啓若非所急者而大理乃爾喑其
真急於其親者邪方今求忠於孝爵罔及惡德而高
巖大澤間有封君焉未必非善教其子者也亦未必
非老耄而康彊者也大理試南宮予時校其文遂為

知已院中庶吉士其同年也將因之以頌隱君而屬筆于予予故道其實如此是歲冬十二月之吉也

迎養南還圖序

予友毛君世誠守高郵弘治三年夏五月予過焉世誠犒予舟之人以壺飧而飯予以糲糜不以粲進律予以名教甚厲然舟之艓外已有蓋蓋下有輿輿傍列夫焉指曰用此迓子入吾舍與吾翁語今夕吾翁竚門須子來也予不言解舟泛湖而去憮然思之世誠少予五歲擢高科為大夫守天下要會之名州能不為吏事所困以其扁舟迎養其父此天下奇男子也而予也營營奔走蹄踵半天下僅獲斗升之粟會不得炊一七以入吾親之口而至是嗚恤以歸尚誠人邪顧愧赧之下暇又忍能侍翁之側而上下其議論乎已而又思之世誠始以舟迎翁以舟來縣大夫得無有供張之餞乎得無有隣並長老亦送之而見者乎隣之長老無有子若孫馳逐於進取之場如世誠者乎然未有以舟自宦所而來迎者是未可必也迎斯往往斯大夫餞之矣不獨於翁然也翁又奚以此自多惟其驚潮汐於錢塘詫蠻瘴於閩門睇金山窺鐵甕于長江浩瀚之涯以望金陵淮南諸州沃野千里皆在步武之下而跂焉以瞰中原北仰宸極於黃旗紫蓋之間而舟之所次或菰蒲淺水星月

之宵而其發也或金波萬頃初旭之旦風水蟲魚迭
變於前而城郭山川一瞬息而異狀其胷中寥無洒
然於物外者邪隣之長老有未試嘗者歸皆可語之
以爲其舟行之大觀而至州之樂必不以告人此則
爺之老而壯也而世誠顧欲縻其友以爲翁留予雖
咈其意然其於親也亦薦矣或者翁其曰若方有公
事毋爲吾乃爾予意縣大夫餞未幾而又迎也已既
九月世誠自州以書來曰吾翁歸矣有圖焉屬予以
序予依違至是三歲又入院矣始克繹其舊說以補
之云

行曹便省詩序

予同年溧陽史君爲戶曹未幾月予往訪之其寓舍
之扉闔閤人辭曰出郊視外廐之芻之給之它日又
往辭曰外之廩圯往苫塈之或曰監漕舟之輸也或
曰發六軍之餉也或曰
內帑之鋌鏹出納之或曰商賈之市折閱之期年道上
之遇再焉立馬語未定蓋振策矣予歸三年其出勤
勤意亦不異是予來君又有遼海之
命踰年始歸而淮南行曹當代自其長而下皆曰必君行
乃可計其席蓋未煖而輒亦所至北東西皆一周反
是始得南馭有舟行之安有携孥之樂有風聲氣習
之近於其鄉有時節水土之物以貢於其親況受代

而可以歸不必請也則是行也自人言之雖若勞君自君言之適以便君也庸非幸歟昔禹之治水也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其身心之焦勞手足之胼胝方且乘四載恐上丘陵之未高下淵泉之未深以盡水之變當是時禹其忘其家不知其親哉入門之小恭不敵天下之大患也又安知事機之會適于入門之頃萬一挫敗前功棄之則九州乃聳民其魚矣而身亦與焉況於其親乎況於其家乎禹之權此亦審矣而過門不入不得已也世之愛其親者復有賢於禹者哉而今之天下無不得已如治水之事而一官之職無司空之重且專人之勤事者未必禹也而有門不入則欲附禹以為名可不可也君今戾止淮南距溧陽尚五百里重以長江之阻意已視為門戶間窘窠惝怳如將見封君安人焉旦代而夕歸矣不敢以附於禹而察其前之勤於事又若希之是其心有擇焉者也行且有日

朝之士皆為行曹俾省詩君擇於衆謂予詩品最下也退而使為序

送李君知華亭縣序

陽曲晉分冀土也潼關秦分雍土也華亭吳分楊土也春秋之時晉隣於秦婚姻之國且唇齒也然而亦各私其才量而官之客卿蓋亦無幾焉秦晉局其人

而仕也亦舊矣矧吳擅其雄於海隅邈乎風馬牛之不及於晉也晉人且不仕於秦又焉從仕於吳哉言偃之宰武城吳人之仕於中國則有之矣彼亦就其師而學之因而仕焉耳中國之人固未聞仕於吳者也秦漢一再更天下非春秋之天下也吳非春秋之吳也循至于今其勢之倒置亦相懸矣盡中國之賦不能當江南之半盡江南之賦不能當吳諸縣之半古稱秦雍為陸海言陸地物產之富如海然吳海邦也其真海邦故

朝廷官人之法可以治晉者未可以治秦不使以治可以治秦者未可以治吳不使以治而縣之長吏尤難宜得通經學古辯博之士為之我陽曲李君前以進士出知秦之潼關潼關大治而以憂去會華亭方虛其位而君適至遂承

命以往且以旌其前功且以竢其後效有日進之象焉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吾獨以為世各有所遭不獨於其人之賢不肖而已春秋之時管夷吾晏嬰子產孤偃趙衰之徒亦一時之雄傑也而皆沒齒局仕於其國其列國之山川道里未必周歷而徧觀也其民俗土風未必交互而試嘗也其才之所施豈僅足充一國之卿而顧不足齒於王朝邪由世之局之之過也今之仕者果盡賢於數子邪將亦比肩而已也如君之

仕未五年既西而秦雍忽東而吳揚更數十年不知其超忽又九幾其進而赫爾具贍固不必論也而周遊壯觀亦過於數子遠矣然更秦漢以來其當世赤爾有若可慕者而皆與物湮沒於無聞而數子者尚如有識其面然則人苟賢矣其身可局其善名固不可得而局也矧今非局人之世而君又有志於古而不局者乎君前治潼關主以涼法而濟以溫和蓋晉冀秦雍治體大約宜爾及是

命縣之有名位者以予之知君也欲以聞其政君笑曰涼之溫之與時宜之於是皆知君之果不局於政也相與合而餞之而屬予為序

賀監察御史白君考績序

我

國家羅諫諍之官以付之給事中付之御史御史又有伏前之糾有獄訟之鞫有幾微之察有城隍之巡有帑庾之視有考試之監有學校之督有軍旅之清有河防之理有鹽鐵茶馬之按有行營撓宜之責最大且重者則方面之監臨也往得其人一方治矣天下凡幾方而已而往者亦凡幾人而天下之治繫焉則不獨局於諫諍間如給事中而已也有二豎於此其一專於攻慰者也其一攻慰湯飲兼者也瘕也瘕也痏也集二豎焉必專者之奏功也分其功於兼者亦

可也不然天下之顧治尚多於癥瘕痿痹也皆兼者之功也人見其不脩於癥瘕痿痹也而曰是焉能攻且禦則狹矣不知專者歲一收功焉兼者日一收功焉日之與歲則有間矣御史之於諫諍也何以異於是吾友白君孟禽始為御史人皆曰孟禽西秦人博而文且執鳥也其將以諫諍鳴乎既一年事至而徐徐以治操斧而剖竹者也二年事至而吠談焉恢恢乎遊刃於竹中者也三年事至略無睥睨之立觧焉竹迎刃而破者也臺中人曰是何奇也而尚虛始之望或問之孟禽笑曰吾為親以有待也噫此殆非也蓋孟禽其知兼豎之大體者曰一收功焉者也彼欲快於目前者反以專豎望之而欲歲一收功焉宜為孟禽所笑矣雖然古人有五年六年不言一言為萬世重著其在孟禽歟孟禽者續子今茲其寮例有序以賀郭君廷用來使予為之後之有重於萬世則天下皆賀之又重於茲賀也不知秉筆者又誰焉予則非其人也

南團曾氏族譜序

盛都南團曾氏重修族譜曾氏之彥曰政賢伯其族而為之也曾於周為國君為聖人之徒為孝子於宋為名臣為文章鉅工於

皇明三魁天下雖庸衆人皆知之也周秦漢南方氏族未

有曾也莽之亂大去其族于南居之今睦陂其賓學之始也由睦陂析而為新陂為龍潭又析而為望仙又析而為市山為後湖又析而為下村為臨池為小源南團則自臨池徙之者也故是譜也名曰南團譜為南團之曾作也然則南團初無譜乎有之洪武中國良之譜贋譜也或用之恐久而失真故修之也奚據乎元鄉貢進士光賢之譜舊譜也近搜於敗篋中得之與諸墓之碑合族之甲曰是乙又曰是丙又曰是不得舍此而取彼也於凡南團始祖而下差有墓墓有田墓必摹其碑田必稽其所某嗣也某絕也某昭也某穆也必附見于其下便考閱也鄉隣之大姓墓近域田接疆雜仇也不以嫌而沮雖戚也不以情而阿必合其譜而訂之慮有怵於勢昵於私饕於財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也下村也臨池也小源也同縣也其會譜也易市山隸南豐其府今為建昌也望仙隸樂安後湖隸金谿其府今為撫州也睦陂新陂龍潭隸永豐其府今為吉安也凡為府者四皆遠數百里其會譜也難然亦無不歷也始於弘治元年迄今有成於時實五年也既成合族之人謀曰吾欲壽是譜而奚若或曰盍鋟之或曰金石可渝也或曰從古以來不朽惟文字皆贊曰諾曰其誰宜為或曰京師文之淵也遂來至又無所刺謁丐傳後世的然無

疑者乃得予予慚其然實居相通也世相婚也讓至
再且三而不得也傳曰國於天地與有立焉曾舊鄫
國也去其國名而氏焉今不知其幾鄫也傳之言信
哉予其有幸焉以託於曾氏也已

壽吳巨夫七十序

司諫金谿吳君懋貞家有三老焉其一　其一巨夫
於懋貞皆為伯父其一則懋貞之翁也懋貞在諫垣
每思乃翁則及二老焉今年自仲冬丙午至季冬辛
酉旬有六日且二老於年相次為七十懋貞歸思治
然欲請以情拘於
制欲假以事限於地與程會有關西之
命途以疾聞嫉
詔于衛以書屬宗伯徐公言　而以巨夫俾予為序持歸
以獻噫道泯江而入于海者出灩澦東瞿唐以下夷
陵歷百險而後見夫平波漫流山雲開而水光風雨
霽而景媚以為天下之險盡矣而弛焉弄其舟以嬉
此猶未可以言海者也然而亦有至焉者幸也非道
海之道也至於渺之以洞庭之瀰漫而不迷歟之以
楊子之奔騰而不顛而後望之茫茫洋洋不以朝則
以夕至矣是豈孤航獨楫之力哉必有為之先後者
也今巨夫之舟其騶之影亦既割金山而下楊子矣
況有前舟以導之乎吾當上太華之巔而望其艤于

蓬壺之島也予又嘗評人之於宦亦海也以其舟旁午而道之而不思有膠舟焉以自覆溺於驚風駭浪下飽鮫鰐黿鼉之腹者不知其幾矣不能至海而反害之海亦可畏也夫而懋貞方以盛年負大才譬之舟則萬斛而新試於水者也迺能晦避於湲沱之隙以俟其定其能候風潮而知進退者邪它日有至於海者未必非此舟也故予既以況巨夫又以況懋貞使知吳氏之舟一進焉一退焉皆終於至海者也而并以頌吳氏之盛

送李都水之南部序

南京都水員外郎李君予為童時見之庠舍中蓋君初得解歸南豐道吾縣吾縣是歲解荒老生皆走焉予雖稚然已心趣夏脫好出見之不意君真古貌乃爾後三十年予成進士官翰林歸自京師君亦以南京禮部司務居先太守君之喪于家始又克見焉而君貌加瘠行且老矣三十年間其在大學五試藝於春官凡十有八年為司務者八年予每聞其錚錚有聲蹶而益奮間誦其歌詩皆雄健慷慨錯以奇雋有盛唐風至其幕署清風盥手則翔其并吏不敢以巾授而飲漿啜茗率供自私室內外交斬斬然予意其豐碩壯武乃能如此將非復予見時李君也及又見亦如之反甚焉噫遲以貌定予已陋矣君既免喪北

来已而予亦至君已留司務工部
制司務月朔當使對班行私自曰么而癯者誰邪或曰李
君也曰是吏不敢授巾者邪故班行於君獨了了君
亦有以取之也君雖向老益以清苦自持秖出入
禁闥瞻清光官達不達略無加之意而顧每與違且是
行也然丈夫生而依依丘壑服布韋茹蔬飲水竟與
田夫野老同歸於泯泯者何限為大夫與元老大司
空相可否水事足矣況乙夜之學方日孳孳或讀晏
嬰傳而悲其不生於今世而求其貌似者會有召君
時也君第往哉

譚氏族譜序

民之初生固若氏然然嘗觀圃人之藝瓜也歲蓄其
種常百倍焉時至而種之勃然而生也秕者固半矣
生而礫之閡者莖固翹蟻之穴者苞固萎又半焉繁
則從之析之疏則從之足之此圃人之所敢知也若
其葉之沃然脂蔓之乱然蟠擢其脆而飄風折焉圃
人無如之何也故曰百苗之春不如一實之秋也日
至之時蹉於遲又蹉於尋常之間其不能蹉與蹉而
黄落者蓋無算矣然亦非畦之害也其固有斗石之
似於其末者矣其固有搞其蠹　以嗣歲者矣天地
一大畦也造物者圃人也人則瓜也人之有族猶瓜
之有本也天下之族亦多矣其有盛有衰有嗣有絶

也猶其生之枇杷者半飄風之害也一族之有盛有衰
有嗣有絕也猶其一本之或歧或不或斗石之佀之
不一也至於造物亦有時而病猶圃人能於始而不
能於終也然吾嘗見割氐之本者矣明日圃人抱腐
然而棄於道而人之於族路人也且不知其出也猶
割也而未見造物者之棄腐人何哉南豐譚氏徙自
湖南所謂七四府君其始祖也今居東廂仕版之屬
給曹產籍之繫民部皆不在其縣人下而茲俞通者
又業為士方羣天下之士試于
廷車畢出其譜丐予序予方慨世之割其族者類氐之
割其本也俞通將不獨不割也且將培之凡培氐必
盛氐挨偶同也請試培焉以觀其何如

送陳君以照歸滇南序

滇於廣為遠於湘又遠於京師又最遠以無勢位扶
援之人行最遠之地又最難甥舅之情親姊弟又親
而母於女又至親以親親之情彼已交向維在萬里
常如戶庭悲喜弔慶不至甚相睽隔如日接膝而不
知者其情真則其志銳其志銳則其力至又何遠且
難之有滇人陳君以照吾友蔣誠之敬之其甥也敬
之之母封太孺人其姊也今年奉其母之命來視其
姊與諸甥也誠之令南海隸廣府則自滇而道于廣
母之意先達於甥矣太孺人享敬之之封居湘又自

廣而道湘不惟姊見其母甥且見其姊矣敬之為翰林編修居京師又自湘而至于京師不惟甥見其姊甥之兄弟亦相見矣茲又致姊與甥之意以達于母且自京師反於滇適是孝友襄于一躬水陸之行凡二萬里也惟從一羸僕館餼騎乘一無投牒以資人若甚難君若甚易非予之所謂情真志銳而力至者歟古者列國卿大夫家相婚無敢越境今天下一國也士易土而仕固有不得已而婚于它境其勢然也誠之先府君令于滇之河西故太孺人得以滇女女于其室至茲屹為將氏壽母而享其子之榮君與其母於湘漢無聞知特以太孺人之女于府君也多其甥之賢且貴號於鄉曰吾湘中之甥今顯于朝矣孟子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況君今日之行行且再萬里而可以為人事之適然者乎不知其天者已定于數十年之前所謂情真志銳而力至者亦今日之理所有也君為人誠慤端恭殊不類介胄中人人創見之不問可知為晨甥舅也於吾人輩丘君再成尤善予亦不在所擯也於其別銀臺陳君為敬之序之再成又欲申其所未及以廣其見母之對俾母如見其姊與甥又知其素受於天也而無所追悔焉而屬筆於予若夫江湄海潮南天之勝濁河太行大都之雄君自與滇人語之

養氣俞先生輓卷序

有令於人曰而父邪而祖邪其生也吾辱之其死也吾毀之雖不必辱與毀也而已讎之矣改而曰其生也吾任之其死也吾誅之雖不必任與誅也而已德之矣夫人之情一也亦豈好讎而惡德哉誅之與也有由矣酪漿醞於家而爭市者悅其甘也烏頭鬻于門而卒不售者惡其毒也人亦難乎立言者也抱鴟夷而號于門牢關而拒之善主酤者不為也勺溲以給之斯甚矣執牘而號于門牢關而拒之善立言者不為也包藏以譏之斯甚矣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誅之多諛也有由矣東隣之寡母有司請于上而旌其門西隣之孀婦立其子而詈之天下之不詈其子者寡矣而欲子之不為誅也難矣是故百斛之粟農夫之富也百鎰之金奮賈之富也金石之文世家之富也居今之世而欲不貴於是也吾未見其能也養氣俞先生信豐人既殁之三年人之誅先生者至戍卷帙其孫溥計偕來也寔挾以行予素善溥溥來丐予序予之序所以作者之意與時之好尚云爾蓋有感也然溥通三傳有氣槩終當一鳴於時先生其附溥以有知此溥之事也予言其足恃也哉

送吳太守之任永平序

永平府古孤竹國也夷齊讓而逃之之地齊威公管

夷吾失道之墟唐韓昌黎父母之邦漁陽節度府在
馬逆胡馮之以板蕩者終唐之世而宋衰完顏虜亦
由其途以帝中原今遼海諸戎衛高句驪韃靼瓦良
哈女真奴兒干之貢道也西南馳五百里直底
輦下比神州焉守之位宜不可一日曠者
皇帝之七年夏前守去詔以上林苑監左丞維楊吳侯往
代侯始以給事中謫判沔陽判之位雖卑而吏部考
沔績特最當陟然起廢直謾不可驟處以顯乃以丞
茲監監舊割掌於閹人而牧人園丁乃其杌上肉耳官
吏束手縮身舞於其掌中侯居五年治體一變凜然
與臺寺等閹實無能為也監之人乃以為有德請留
不許乃有是詔人情大抵後實而先聲吾恐永平之
民謂侯以監之丞來也不知其舊為給事也或知其
為給事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也不知其為給事猶可
也不知其判沔時事不可也侯始至沔時荆襄方用
師侯亦用薦往蠱生俘者十曾不以為功而州境多
豬澤隄梁舊不設商旅不行侯至未期月州無不果
者他可知已噫是豈可以儒生蓄之哉意其吊古之
懷必嘗憤耳不聞漁陽之鼓手不生馘阿骨打之首
以回趙祚悼歸師之失道而猶有釋馬之智故其勇
有所試而當務之急如此今乃為之師帥而躬履其
地其故跡尚有可尋以考其山川風氣致此之由能

使千百年逆胡詐虜有遊魂焉尚畏之在而征師之過吾其有犒奚必勞爾焉也茲為侯壯而其或髦或辮毛毛衆懸瑱盈盈于道上噤不敢相訾如鼠鼠然是亦吏治防範之常雖中人可勉焉惟諷采薇之歌誦周情孔思之文而嘆其不作於是者已久此邦之人聞之不亦有報焉而悲者乎風以化下太守事也揚之諸君送侯之行獨深有望於斯

送范先生致仕榮歸詩序

翰林院檢討掌助教事豐城范先生引年致仕歸其鄉豐城於時朝士為獨多諫垣余鄉元李充昭卿元之兄卿宜在臺為御史充昭之從兄充節在臺為司務能文應為尚書刑部主事丁質純亦以祠部主事起復至於先生皆有連也合而餞之為一筵人詩一章南昌於江西為首郡其友邦也臨江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傅公撫州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徐公工部侍郎謝公饒州則刑部侍郎戴公吉安則太僕卿彭公建昌則翰林學士少詹事張公人詩一章而予與直秘閣中書舍人洪肇和得諦觀焉因拱而嘆曰盛哉先生自景泰

闕下文德閣為尚書武選郎中周公儀官如文應皆南昌也又合而餞之為一筵人詩一章南昌於江西為首郡其友邦也臨江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傅公撫州則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徐公工部侍郎謝公饒州則刑部侍郎戴公吉安則太僕卿彭公建昌則翰林學士少詹事張公人詩一章而予與直秘閣中書舍人洪肇和得諦觀焉因拱而嘆曰盛哉先生自景泰

庚午歌鹿鳴而来也計其時卿元諸賢尚未生也傳
公諸先達尚縻于鄉也於今四十餘年諤諤
朝端而
天子寄以耳目前日之未生者也屹然鈞〻而邦家賴有
黄髮者在前日之縻于鄉者也而兹會也又合而咸
在且賦其歸焉則先生於鄉邦之榮枯代謝忽往而
忽来者已如逆旅之閱行人過客日付之無情而已
而實亦無如之何也其於功名富貴曾尚足以之横
於胸中邪若夫諸詩櫛之鏗然有聲者當長留天地
間為不朽物先生明者也必躍然一咲曰吾其有賴
於是歸也哉詩例有序鄉元肇和以命予予故云